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孔 门 弟 子

修建军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一 | 孔子与孔门弟子 | 员 |
| 二 | 复圣颜回 | 緣 |
| 三 | 宗圣曾参 | 猿 |
| 四 | 忠孝双全的闵损 | 愿 |
| 五 | 智勇兼备的仲由 | 猿 |
| 六 | 孔门著名“冉氏三哲” | 远 |
| 七 | 能言善辩会经商的端木赐 | 愿 |
| 八 | 博学笃志的卜商 | 愿 |
| 九 | 南方夫子：言偃 | 愿 |
| 十 | 独辟蹊径的宰予 | 愿 |
| 十一 | 貌神俱似乃师的有若 | 苑 |
| 十二 | 犯而不校的颡孙师 | 猿 |
| 十三 | 孔门其他著名弟子补记 | 怨 |
| 十四 | 杏坛弦歌，不绝于耳 | 愿 |

一 孔子与孔门弟子

在浩瀚的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和对后世的最大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大约是从 16 岁以后，孔子就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前后持续了 30 多年，在他的门下，汇集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弟子群，世传“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孔子所培养出来的孔门弟子们，在孔子身后，不断分化着、发展着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儒家学派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的修养与治学的经历时，说自己是 16 岁就开始立志于学，这就为他从事教育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面对着即将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一心要改变这种“无



道”局面，在他看来，最好的济世良方就是发展教育，弘扬道德教化。因此，他开始在鲁都杏坛设教授徒，后人以“杏坛设教”来指称孔门私学的创设。

孔门私学的创设，尽管在当时来讲，可能不是惟一，但似乎可以断定孔门私学在当时的影响却是最大的。有一件事情就最能说明问题：当时鲁国有位贵族人物，叫孟僖子，他是“三桓”家族之一，也是鲁国的第三号大人物。他在临死前召见其家臣，遗命家臣在他死后，要让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认真学习礼仪。是什么原因促使孟僖子要留下这样的遗命呢？原来，在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48年），楚国建成章化台，邀众诸侯前来观礼。孟僖子作为鲁昭公的随从一同前往。路经郑国，郑简公亲自到梁地慰劳鲁昭公一行。孟僖子作为此次出行的相，却不知该如何应答。而到了楚国以后，楚灵王到郊外迎接鲁昭公，孟僖子仍不懂应何礼节，因而出了大丑，使鲁国君臣颜面尽失。孟僖子因此而感到十分惭愧，并引以为终身奇耻大辱。开始认识到了礼仪的重要性，归国后便四处向人求教，也曾亲自向孔子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在临终前，他对两个儿子说：“我们鲁国有个通达命礼、学问渊博的人，名字叫孔丘。我告诉你们，他是圣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弗父何有功于宋国，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他们虽然地位很高，但他们谦虚

谨慎，可见其祖先就有谦恭的美德。当年我们鲁国的藏孙纥说过：‘祖先有美德，其后必有聪明通达之人出现。’现在孔丘才三十多岁，就懂得许多礼节，他就是当今的圣人吧。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跟他学习礼仪。”从此，孔子就有了两个贵族身份的弟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成为孔子的弟子，说明孔子所创办的私学，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部分贵族的认可。

孔门私学独具特色的办学方式，使孔门私学的组织、管理及教学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也恰恰是孔门弟子能够学有所成的根本所在。孔门私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门私学具有一般私学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较强的独立性。春秋时期私学的创设并不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因创办者的意愿来决定的。私学的创办者都是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政治影响来聚徒讲学的。办学地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大都是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孔子由杏坛设教起，到周游列国期间，一直到晚年归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从来就没有停止他的教育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子创办私学，致力于教育弟子，是他干政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自己仕途上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便把儒学官学化的希望寄托到了自己所培养的弟子们身上。

其次，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一办学



方针在中国历史上为孔子所首创。就是说，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一视同仁，不分什么出身贵贱、经济贫富，也不要受年龄以及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孔子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来广收门徒的。从孔子所招收的弟子的情况来看，正是体现了这个原则。从地域上来看，孔门弟子以鲁人为最多，另外来自卫、齐、楚、陈、秦、晋、宋、蔡等国的；从出身来看，既有前边我们提到的贵族出身的孟僖子兄弟，也有出身极其低微和贫贱的，总的看来，在孔门弟子中，家境贫寒者居多，也有像子贡那样富有的大商人；从学生的个性与智力情况来看，差别也是比较大的，有像颜回这样可以“闻一知十”的，也有比较愚笨、迟钝的高柴、曾参等；从年龄上看，就更是参差不齐了，如颜回的父亲颜路，大概是孔门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只比孔子小六岁；而年龄最小的，当属公孙龙，比孔子小了 缘岁；其他的诸如勤奋的程度、相貌的特征，也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说明，孔门私学对任何人都是平等对待的，孔子私学的大门向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只要有志于求学，向孔子交纳一定的拜师之礼，仅仅是送给孔子十条干肉，史称“束脩”，这个入学的礼节就算是完成了。我们认为，孔子收徒要行“束脩”之礼，恐怕他看重的不是“束脩”本身的财富价值，而只是要求弟子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及其求学的诚敬态度。因之，在孔子门下，弟子先后达到三千源

人之多，能够精通“六艺”的高才生就有 苑人，也就不足奇怪了。

再次，师法严明，徒承师志。孔门私学尽管奉行学生来去自由的原则，但也不是无规章可循。孔子私学也同任何私学一样，特别注重学术渊源，讲究师承关系，要求弟子不可违背学派宗旨。如孔门弟子冉求曾因为季氏聚敛，违背了孔子的惠民主张，孔子便很生气地宣布不再承认冉求这个弟子，并允许其他弟子抨击冉求。孔子私学特别强调学生必须学习和继承老师的学说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儒家私学的一种传统被继承下来。

孔子的讲学地点与方式，都是灵活多变的，体现了随时、随地、随人而教的特征。既有弦歌于“杏坛之上”，也有习礼于“大树之下”，更有颠沛流离的周游途中。而孔子也正是通过种种灵活的方式，将自己的学说主张灌输给了他心爱的弟子们。也就是说，弟子们随时随地都在接受着孔子的教诲，这样的例子很多。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泰山脚下遇到了一位哭墓的妇人，哭声之哀，惊动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孔子便扶着马车前的横木观望，让子路前去慰问。原来这位妇人的公爹、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给咬死了。孔子便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回答，这里尽管有老虎，但是这里没有苛刻



的政治。因此，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务必记住，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可怕呀！这是孔子结合社会现实进行教学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民不畏虎，却畏惧苛刻的政治，因而宁可被虎吃掉，也不愿离开没有苛政的故土。孔子让弟子们看到这个事实，因此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灌输德治的思想主张。不仅是这样严肃的话题，事实上，在日常的教学中，孔子也常常谈论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一方面传达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在了解学生，“舞雩台抒怀”就是很有诗意的一次教学。

孔子邀请曾点、子路、冉求、公西华等四人一起来到了国君祭天乞雨的舞雩台。孔子就让他们每个人谈谈如果受到政府的重用的话，各自想干点什么。子路说，如果让他去治理一个国家，自己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让一个遭受内忧外患的中等国家振奋精神，并让人民都懂得什么是礼仪。冉有说，自己能在三年内，使一个小国振兴经济，使人民都过上富足的日子。公西华说自己愿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外事和宗教活动中，充当一个小司仪。最后，孔子问到曾点，曾点说，自己的志向与三位有所不同，孔子鼓励他也不妨谈谈。曾点说：“我只希望在暮春时节，穿上轻便的衣服，邀上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里洗个澡，然后再站在舞雩台吹吹风，然后和大家一起，一路唱着小曲回家去。只要远

这样我就满足了，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孔子对曾点的这段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白，大加赞赏。在孔子看来，曾点所表达的内容，正是一番升平气象，这只有在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德治主张得以推行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同时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孔子始终没有脱离他教育学生的主题。

孔子所提出的著名的庶——富——教三步骤的思想，也是在前往卫国的途中，对弟子实施教育时提出来的，这是孔子和冉有之间的一段对话。此事在《论语·子路》篇中有所记载，大意是：孔子说，这里人口众多，意味着国家安定，是兴旺发达的标志。冉有听了问，人口众多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还应该让人们进一步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在孔子与弟子的这一问一答中，孔子的通过道德教化实现德治天下的理论，完整地体现出来。

孔子的随人而教，是指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思想。可以说，孔子对自己的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几乎都是了如指掌。在《论语》的记载中，有多处孔子关于弟子特点的论述，如他说高柴属于“愚”、曾参属于“鲁”，以及子张的“过”、子夏的“不及”，往往是一两个字就能把弟子们的特征准确地概括出来。而这正苑



是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所在。孔子因而能根据每个弟子的特点，进行施教。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子路和冉有同时向孔子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之后是否马上去实行？孔子给子路的回答是：你有父兄在先，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做呢？而对冉有的回答则是：听到后就要马上去做。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老师的回答完全相反呢？弟子公西华提出疑问。孔子给出的理由是，子路做事过于轻率，因此对他必须进行一定的抑制；冉有做事却又过于谨慎，因此必须对他进行鼓励。还有，由于受孔子思想影响，弟子们对现实政治也是十分关心的，当中的许多人，如子夏、子路、子张、冉雍等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们的回答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十分成功的，所以在孔门弟子中出现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有长于德行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冉雍等；有长于语言的，如宰我、子贡；有长于政事的，如冉有、子路；有长于文学的，如子游、子夏等。孔子也正是根据弟子们的不同特长，而积极引导和推荐他们走向社会。由于孔子的极力推荐，孔门弟子中，有许多人担任了不同的地方职务，也能够成功地治理一方。如冉有、子贡、公西华、子路、冉雍、宓子贱等，也有继续从事学术传播和教学的，如颜回、子夏等。

在孔门私学中，很好地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学风。

作为老师，孔子首先是以身作则，主张身教重于言教。在日常的生活和教学过程中，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好学”、“不耻下问”，不凭空武断、不自以为是，处事严谨、实事求是等高尚的人格情操，为弟子们做出榜样。孔子有一句名言可以说已经流传千古，那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也真的是学无常师，他常常感叹“后生可畏”，因而在教学的过程中，孔子也十分注重向自己的弟子们学习。在《论语》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孔门师生间相互切磋、互相启发的记载。孔子在与子夏谈论《诗经》的过程中，听了子夏的观点，很高兴地认为子夏所言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因而对孔子从来不提反对意见的颜回，自然也就受到孔子的婉转的批评了。

在孔门私学中，孔子既是严师，也是慈父。孔子敞开了慈父般的胸怀，来拥抱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弟子们。孔子视徒如子，使弟子们能够在和乐的气氛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这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次，一个叫陈亢的弟子问孔鲤，问他从他父亲那里都学些什么，孔鲤说，除了学《诗》、学《礼》以外，再无其他别的什么了。弟子们因而知道了孔子对待自己的儿子，和对待弟子都是一样的。

说孔子是严师，是因为他决不姑息弟子们的毛病和缺点。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将其大骂一通，说他是“朽木不可雕”，又骂他是“粪土之墙”。目的是要激

怨



励他发奋学习，争取上进。在有关的记载中，孔门弟子中的许多人，都曾受到过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对自己的弟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批评是为了让他们向更高层次发展。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师，孔子对自身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他常常把自己非常坦诚地表露在自己的弟子们面前，有时自己说话或行为不慎，他会自然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他也不止一次地对弟子们表示：我没有什么事是隐瞒你们的，我的一切对你们都是公开的，这便是我的为人。严于律己，才能严于律人，这是作为严师的孔子让弟子们心悦诚服的关键。

说孔子是慈父，是因为他对弟子们倾尽心血，备加爱护，他在生活上对自己的弟子们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弟子冉伯牛生病，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但他还是亲自前去探望，并且还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颜回英年早逝，孔子非常悲伤，竟至放声恸哭。子路战死，孔子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去。老年丧子之痛与失去心爱弟子的打击，使孔子更快地衰老了。

孔子渊博的学识及对弟子们的诚挚的关爱，赢得了弟子们对他的无比信赖与尊敬，他们都认为孔子的人格，越仰望越觉得高大；孔子的学问，越钻研越觉得深奥。在孔门弟子眼中，孔子就是圣人，在人类当中，没有任何人比孔子是更伟大的，弟子们对于孔子

景园

的崇仰之情常常是溢于言表。弟子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老师有任何形式的伤害。当有人毁谤孔子时，弟子们就站出来为孔子辩护，认为自己的老师，就像天空中的日月一样，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的，谁敢贬损孔子，那就是自不量力。其中有许多的弟子，几乎是终身追随孔子，这种情感，已经胜过了父子情感。孔门师徒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即使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也能紧密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信念，相互支撑着往前走。而这，正是孔门私学的成功的内因所在，也是孔门弟子得以成才的原动力。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都按照对待父亲的礼仪为孔子守孝三年，许多弟子怕孔子孤单，就把家也搬到了鲁国城北的孔子墓前，筑室而居。三年过去，弟子们在孔子的墓前大哭一场，然后相别而去。只有子贡，就在孔子的墓前结庐而居，一直坚持了六年。至今，在孔子的墓前，还有“子贡庐墓处”，在向人们诉说着孔门师徒间动天地、泣鬼神的情谊。

孔子一生致力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但是儒家学派的发展与壮大，儒学的弘扬与传播，却是孔子的身后之事。孔门弟子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继续捍卫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这是使儒学的影响远播开来的第一步。

有关资料表明，在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也曾尝
爨



试着维护一个孔门集团，使之不至于解体。他们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担当像孔子那样的角色的“大宗师”式的人物。找来找去，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因觉着有若长得相貌酷似孔子，所以就准备推举有若为宗师，希望能够像师事孔子那样师事有若，在这样一个形式下，来维护孔门集团的存在。但是曾子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孔子就像是用江汉之水洗濯过，就像是在夏日的阳光下曝晒过，真正是洁白得无法再洁白了，因而孔子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大家也觉得曾子反对得是有道理的，也就打消了让有若充当宗主的念头。有若因貌似孔子而被一些弟子拟举为宗主而失败，除此之外，似乎其他弟子也无做孔门宗主的统摄之力。这样，孔门弟子试图在一个假设的宗主之下，以维护孔门集团的统一的计划也宣告破产。孔门集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分流已是势所必然。实质上，孔门分化的这种必然，应该说在孔子生前就已经在孕育着。首先，在客观上讲，弟子们师从孔子时间上有先后，孔子在收徒早期和晚期所教授的内容重点有所不同。早期弟子因追随孔子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随从孔子周游列国，这样，他们的阅历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他们这些人似乎对步入仕途更有兴趣，另外是德行修养也大多比较突出。孔子在晚年，更偏重于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所以，孔门晚期弟子大多长与“文学”，他们对于学术文化事业的贡献似乎更大一些；

其次，孔门弟子本身的诸多不同的因素以及孔子因这些不同而实施的不同的教育，他们接受孔子的学说的程度也不相同。前面也谈过，孔门弟子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受的不同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志趣与性格差异也较大。这就不可避免地有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同一个问题，弟子们所得到的是不同的答案，而弟子们又根据各自的理解，去掌握孔子的思想，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未另立门户，但他们事实上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是孔门弟子日后分化的最大伏笔。孔子在世之时，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团结的集团，完全与孔子的人格感召力和凝聚力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孔子死后，在剧烈变革的时代面前，社会上出现了不同学派间的争鸣。这种争鸣对于一个学派来讲，都存在一个辩证发展的问题。那就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对于其他诸子思想的取舍态度之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孔门弟子的分化。分流势所必然。于是大家各作鸟兽散，或从政为官，或退隐江湖，或招收门徒，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其中对宣扬孔子的思想学说做出重要贡献，且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子张之儒、曾子的“洙泗学派”、子夏的“西河学派”、子思之儒、子游之儒等重要学派。当然，有一点必须肯定，无论孔门弟子如何分化，他们也都是“各得圣人之一体”，即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



说。正如学术界所认识的那样，孔门弟子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以一个阶层出现在社会和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孔子身后，这样一批弟子们担当起了发展弘扬乃师思想的大任，“七十子之徒”分散于各个诸侯国之中，传播孔子思想，尽管形式千差万别，但他们是殊途同归，正是他们，掀起了孔子死后儒学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他们在中国儒学发展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批忠实孔门弟子的努力发展与传播，孔子或许可以依然为圣人，但儒家学说向何处走，以及能否延续二千年，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 复圣颜回

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孔府以东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苍松翠柏掩映之中的古建筑——复圣庙，这里是祭祀颜回的地方，俗称“颜庙”。人们还把颜回居住过的街道称为“陋巷街”，把孔子当年吃过的水井，称为“陋巷井”，并且在井上修建了“陋巷亭”，人们可以在此追思颜回贫贱不移的志向、一心向学的高尚德行与情操。

颜回（前 缘_前——前 源_前），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末年鲁国（居鲁都曲阜）人，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更被孔子列为“德行”之首。自从师从孔子之后，颜回一生的履历，都与孔子息息相关，颜回终生未入仕途，他一直在追随孔子学习和生活，无论条件多么艰险困苦，他从未离开过孔子。我们知道，公元前 源_前年，孔子 缘_前岁时，开始率弟子周游列国，极力向各诸侯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直到他 愿_前岁返回鲁国，历经 愿_前年，周游途中遭遇了种种磨难。